



The Spellman Files

斯家侦探档案

By Lisa Lutz

[美] 丽莎·拉兹 著
金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Spellman Files

斯家侦探档案

By Lisa Lutz
[美] 丽莎·拉兹 著
金溪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3-1491

THE SPELLMAN FILES by Lisa Lutz

Copyright © 2007 by Spellman Enterprise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Levine Greenberg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家侦探档案/(美)拉兹著;金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斯家侦探)

ISBN 978-7-02-009778-4

I. ①斯… II. ①拉… ②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3834号

责任编辑 刘 乔 鲁 南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5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78-4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送给大卫·克莱恩

楔子

旧金山,夜

我一溜小跑着闪进车库,盼着自己能够逃脱。然而我的鞋跟儿在光洁的水泥地上敲出银铃般的脆响,但凡有耳朵的人,全都能听出我在哪儿。而且我知道,他们不但有耳朵,而且耳朵很尖。我狠狠地警告我自个儿,下次决不能再穿这双鞋行动了!——当然,如果还能有下次的話。

我在车库的螺旋车道上撒开腿就跑,我知道他们拼速度绝对赶不上我。于是,粗重的喘气声渐渐盖过了脚步声。然而在我身后,却是一片寂静。

我停下脚步,竖起耳朵听着。我听到一扇车门关上了,随即又是一扇,然后,引擎发动的声音响起来。我一边努力地猜测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一边四处打量,寻找丹尼尔的车。

终于,我看到了它——一辆深蓝色的宝马,委委屈屈地被两辆大个儿SUV夹在中间,几乎被它们的影子埋了起来。我冲向这辆刚打过蜡的轿车,把钥匙插进锁眼。

车子的警报尖厉地嚎起来,仿佛有人当胸给了我一记重拳,打得我一口气差点儿没上来,好一阵儿才缓过劲儿来。我把报警系统这茬儿给忘了!谁让我平时开的是辆十二年的老别克,用把破

钥匙一插就开呢！

我的大拇指在遥控钥匙上胡按了一气，总算让警报声停了下来。我可以听见，另一辆车沿着车道缓缓驶了过来。那辆车开得很慢，为的是折磨我。终于，我按对了按钮，打开了车门。

汽车追逐战第三回

那辆毫无特征的福特轿车的车开了过去。它在挡住我的去路之前，留给我足够的时间，让宝马长嘶一声，冲出停车位。在驶出车库的那一刻，我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那辆福特紧跟在我后面。

我斜插过马路，猛地向左拐去。我的脚紧紧踩着油门，几乎触到了地面。这辆高级车那种平稳又迅速的提速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我这才意识到，那帮买名车的人，也许不完全是为了炫富。我提醒自己，可不要被这种车感给惯坏了。

一眨眼的工夫，速度计显示时速已经升到了每小时五十英里。那辆福特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不过咬得很紧。我放慢速度，让他们渐渐赶上来，然后突然右拐，开上了萨拉门托街。但他们好像早就对我的意图了如指掌似的，毫不犹豫地跟了上来。

飞速翻过两座山头，我这辆宝马在福特的紧咬不放之下，以刷新纪录的时间到达市区。我看了一眼油表，剩下的油大概还够我飙一个小时。我右拐钻进一条小巷，又突然冲到路的另一边，向左转上一条单行道，逆行着横冲直撞。两辆车朝我猛按喇叭，忙不迭地给我让出条路来。我又看了看后视镜，希望多少把福特甩开了一些。然而，我还是没能如愿。

开到了马克街的南端，我困兽犹斗地最后加了一把速，其实更多是为炫耀技巧而不是为了全身而退。紧接着，我猛地踩了一脚刹车。我之所以这么做，单纯是为了吓他们个措手不及，让他们知

道，姑娘我还好好地控制着局面呢！

福特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停在了离宝马十英尺远的地方。我把车熄了火，长长地呼了几口气。随后，我大大咧咧迈出汽车，朝着身后那辆轿车走去。

我在驾驶位的车窗上敲了一敲。几秒钟之后，车窗玻璃摇了下来。我用手扶着车顶，向里面欠了欠身。

“妈，爸，你们闹够了吧。”

讯 问

第一回合

七十二小时之后

一个灯泡孤零零地从天花板垂下来，散发出昏黄的光，照着这个有门无窗的房间里寒酸简陋的摆设。就算是闭着眼睛，我也能把这些摆设倒背如流：一张木头桌子，桌面裂了几道缝，油漆也掉得差不多了，四周围着四把歪七扭八眼看就要散架的椅子；桌上有一台手摇电话，一台旧电视，还有一个录像机。我对这房间太熟了。在我小时候，不知多少次被拎到这儿来，为一些罪名接受讯问——而这些罪名，多半儿并不是冤枉我。然而现在，我坐在这房间里，被一个从来不曾见过的男人讯问着。而他扣给我的罪名，却是我连影儿都不知道，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

亨利·斯通警督坐在我的对面。他在桌子中央摆了一台录音机，并且按下了录音键。我实在是看不透这个人：他四十出头，一头花白的短发，笔挺的白衬衫，配着一条极有品位的领带。他倒算得上是英俊，但那种冷冰冰的职业范儿让他的扑克脸看起来像是一张面具。他身上的西装对于公务员来说未免太昂贵了些，这难免让我心生疑窦。不过话说回来，每个人都会让我心生疑窦。

“请提供您的姓名和地址,以供记录在案。”警督说道。

“伊莎贝尔·斯佩尔曼,住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市克雷街1799号。”

“请提供您的年龄和出生日期。”

“我今年二十八岁,出生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

“你的父母是艾伯特·斯佩尔曼和奥莉维亚·斯佩尔曼,是否属实?”

“是的。”

“你有两个同胞兄妹:大卫·斯佩尔曼,三十岁,蕾·斯佩尔曼,十四岁。是否属实?”

“是的。”

“请提供你的职业和目前雇主的姓名,以供记录在案。”

“我是领有执照的职业私家侦探,为我父母的私人公司斯佩尔曼侦探事务所工作。”

“你何时开始为斯佩尔曼侦探事务所工作的?”斯通问道。

“大概十六年前。”

斯通翻了翻他的记录,仰起头来看着天花板,一副困惑不已的样子,“那时候你……十二岁?”

“正解。”我回答说。

“斯佩尔曼女士,”斯通说道,“让我们从头说起。”

我并不能丝毫不差地指出,这件事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开始于三天前,一周前,一个月前,乃至一年前。想要真正了解我家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就必须从最开始时讲起,而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一部分

开战之前

很久很久以前

艾伯特·斯佩尔曼，也就是我爸，在二十一岁半的时候加入了旧金山警察局。在那之前，他爹、他爷爷、他哥，都同样走的是这条路。五年后，他升任警督，并调到了扫黄打非组。而就在那之后两年，有一天，艾伯特在跟他的线人逗闷子的时候，把自己绊了一跟头，从两层楼梯上滚了下来。就是这个跟头，留给了他一个脆弱不堪的后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旧伤发作，让他疼得满地打滚。

为此，艾伯特不得不提前退休。不过他很快就去为吉米·奥马利工作了。奥马利曾经是抢劫组的警督，后来当了私家侦探。那是一九七〇年，虽然吉米老爷子已经快八十了，但奥马利事务所的办案数量竟然还颇为可观。在我爸加入之后，他们的生意更有了飞速发展。艾伯特在和人打交道的方面有种了不得的天赋，那种傻乎乎但是无比亲切友善的魅力可以让他迅速地骗到别人的信任。其实他的幽默感相当不上台面儿，但偏偏每个人都很吃他这一套。他有几个老段子——比如说把东欧名字说得像在打喷嚏似的——那真是百玩不厌屡试不爽。也只有他的孩子们，才会劝他找些新鲜的笑话。

他身高一米九，体重二百斤，可能你会觉得他的大块头让人望而生畏。然而，他那种慵懒闲散的步履姿态能很好地把他的强势隐藏起来。而他的脸，仿佛成心不想让人描述出来似的，五官长得

完全驴唇不对马嘴，简直像是几张不同的脸被硬生生拼到一起。我妈曾经常说，“要是看得足够久的话，其实他也挺帅的”，而我爸就会接上一句，“可也就你妈有这份儿耐心了”。

一九七四年，艾伯特在德洛丽丝公园执行一次例行的保险公司监控任务，就在那时，他瞅见一个身材娇小的褐发姑娘潜伏在城市铁路轨道旁边的一簇树丛里。他对她这不同寻常的举动顿起好奇之心，于是放下了手头的监控任务，跟踪起这个神秘的姑娘。没过多久，艾伯特就断定，这个鬼鬼祟祟的褐发姑娘也在干一些跟踪监视的事情，因为他看到她从自己的包里拿出相机和一个硕大的长焦镜头，对着一对儿在公园长椅上卿卿我我搂做一团的年轻男女一通猛拍。她拍照时手并不稳，手法也很不专业，于是艾伯特决定提供一些技术指导。他走过去，也许是步子太急，也许是凑得太近（具体细节老两位都已经记不清了），裆下狠狠地挨了一脚。我爸后来说，随着疼痛渐渐散去，爱情渐渐在他心里滋生。

在这位褐发女郎对他进行第二波摧残之前，艾伯特慌忙亮出身份，来安抚那位彪悍无匹的女战士。这下子轮到褐发女郎道歉了。她自我介绍说，她叫奥莉维亚·蒙哥马利，并且提醒我父亲，偷偷摸摸地接近女性不但失礼，而且还有潜在的危险。随即，她又对她这笨手笨脚的外行盯梢做了解释，并且请求艾伯特指导。原来，那个仍然在公园长椅上和人搂作一团的男人是她未来的姐夫，然而，他怀里那个女人却并不是她姐姐。

整个下午，艾伯特把他的本职工作抛诸脑后，转而为蒙哥马利小姐对那位唐纳德·芬克的监视提供帮助和指导。他们的工作从德洛丽丝公园开始，而在油水区的一家爱尔兰酒吧结束。芬克对此丝毫没有察觉。奥莉维亚日后将这一天形容为硕果累累的一天，虽然她的姐姐玛蒂大概并不这么认为。换了几趟公共汽车，付了几次出租车费，掏了两张电影票钱之后，奥莉维亚和艾伯特成功地逮住唐纳德与三个不同的女人搂搂抱抱（其中有些是他付钱召

的),以及往两个赌马经纪人口袋里送钱。艾伯特被奥莉维亚的聪明机敏迷住了,并且觉得,让一个身材娇小、反应敏捷的二十一岁褐发女郎来做监视工作简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他不知该约她出去还是雇她来事务所工作,想做出抉择实在太难,于是他干脆把二者都做了。

三个月后,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个小型庆典上,奥莉维亚·蒙哥马利变成了奥莉维亚·斯佩尔曼。玛蒂不胜惊讶地接住了新娘捧花,然则却在此后三十三年中依然单身。一年之后,艾伯特从吉米手中买下了事务所,并将它更名为斯佩尔曼侦探事务所。

老 大 哥

大卫·斯佩尔曼生下来时简直是个完美宝宝。恰好八磅重的大胖小子，密密实实的一头秀发，吹弹可破的冰肌雪肤。从娘胎里出来后，他只不过象征性地哇哇哭了一小会儿（纯粹是为了让医生知道他会喘气），就干脆利落地闭了嘴——大概是为了表示他懂礼貌吧。刚出生的那两个月里，他每天都会踏踏实实一觉睡上七个小时，甚至还有睡八九个小时都不醒的时候。

其实早在那时，艾伯特和奥莉维亚就已经想当然地将他们的大儿子当成模范儿童了。然而，直到两年以后，我横空出世，提供了绝佳的反面典型之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大卫到底是多么的完美无瑕。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卫越来越招人眼球。他和我们家里任何人都没什么相似之处。他的长相集合了我爹妈的全部优点，还混进了几分格里高利·派克的派头。他从不曾体会过青春期的别扭尴尬，顶多是偶尔被某个羡慕嫉妒恨的同学打个乌眼青（而青着眼眶的他反而看着更帅了）。大卫几乎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能在学校里出类拔萃，他在学习上的天赋在我们家上溯祖宗十八代都找不出第二个。他还是个天生的运动员。上高中时，他明明在每个运动队都是当队长的料，却一律拒绝，以防嫉妒的暗箭朝他嗖嗖射过来。他完美得足可令人神共愤，却丝毫不邪恶张扬。事实上，

他还有着少年老成的谦逊态度。然而,我却早就决定,和他势不两立,死磕到底。

我对我哥哥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其中大部分都逃脱了惩罚,因为大卫从来都不会打小报告。但由于我的爹娘时刻保持着警觉,也有一些罪行没能逃过他们的慧眼。自从掌握了文字技能,我就开始像售货员记录库存清单那样,把我干过的坏事都记录在案。我将这些犯罪记录列为清单,在其后补充相关细节。有时候只是关于犯罪内容的简略记载,例如“92-12-8,格式化了大卫的电脑硬盘”。而还有些时候,在清单后,附上了相关事件的详细记录——得到如此待遇的,通常是我被抓了现行的犯罪行为。之所以要将它们详细记录,是因为我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